



老有所好

古稀开启直播路

吉瑞兰

前段时间,年逾古稀的我,在挚友再三鼓励下,开启人生首场幼升小招生直播。这一次尝试,竟为我推开了一扇新窗,踏上有趣的新旅程。

谈及直播,早些年并非无人提及。老友们知晓我从事教育50余载,多少攒了些经验,便劝我在镜头前讲讲教学心得。可我不擅长抛头露面,便一次次搁置了念头。说到直播这件事,挚友语气笃定:“年纪大了怕什么?发挥余热帮到家长和孩子,这不就是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吗?”这番话,句句说在我的心坎上。

想退却的念头冒出来过无数次,但我骨子里藏着不服老的劲儿。黄旭华院士是我的偶像,94岁仍在岗位上坚守。杨绛先生92岁写《我们仨》,96岁著《走在人生边上》,我虽远不及这些前辈,却想学那份“老骥伏枥”的坚守与“笔耕不辍”的执着。晚年想做些有意义的事,这点心愿,我想自己做主。

这些想法,我曾写进著作《吉流 吟啸》。我始终认为,雕刻自己、成长自己是生命永恒的主题,做直播正是退休后的“新工作”。何乐而不为呢?

激情的点燃始于一次研学。在图书馆看到“山西作家图书”书架,我心潮澎湃地读起张平的《十面埋伏》,同行老师拍下二三十秒视频。她发给挚友,对方秒回“很好!出场自然,多练更出彩”。这份肯定让我鼓起勇气,后来以《嗜书》为题将视频发抖音,收获满屏赞扬。

可我心里藏着顾虑:总刻意不让镜头太近,怕满脸皱纹显老,更怕惹人笑话。犹豫再三坦言后,挚友却发来消息:“你讲《论语》时皱眉琢磨的样子,比任何表情都生动。”那一刻,让我想起一句话:“岁月从不败真才。”

自那以后,我试着拉近镜头。第一次近距离直播时,手心直冒汗,可当讲到隋唐科举“一文定终身”时,弹幕里一句“老师眼角纹路里,好像藏着时代故事”,让我忽然明白:岁月痕迹是最真实的勋章。

我向来爱挑战自己,便有了前面说到的6月26日那场直播。不负朋友所望,我开始正式做直播了。第一讲谈语文实用性,第二讲说工具性,第三讲聚焦人文性。学校校长留言说“讲得好!宝刀不老”,副校长转发朋友圈供老师学习,语文老师也转发家长群。

大家说2025年的关键词是“做好自己”,我这就是在做自己。前段时间,我忙着学习输入、写文案、记笔记,觉得没事负时光与挚友。我坚信,在直播岁月里定能续写人生新精彩。

双塔公园观菊展

成石文/图

双塔公园的双塔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,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,是太原市古老的地标建筑,是锦绣太原城的象征。我曾多次到双塔寺游玩,有一次还登上双塔,远眺太原城的全貌,但是却没观赏过双塔公园的菊花展。这个国庆假期,我来到太原市第35届菊花展览主会场双塔公园,观赏美丽的菊花。

菊花,被称为“花草四雅”之一,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,从《礼记》的古老记载,到《山海经》的神秘笔触,再到屈原在《离骚》中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的千古绝唱,它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。文人墨客对它更是情有独钟。元稹也写诗赞咏:“秋丛绕舍似陶家,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陆游把菊花比作端庄正直的人:“菊花如端人,独立凌冰霜……高情守幽贞,大节凛介刚。”

我怀着满心的期待,走进双塔公园。尽管秋雨绵绵,但丝毫没有阻挡人们对菊展的热情。今年的菊展以“人文之美、和谐之美、生态之美”为主题,11组立体景观花坛,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园内,精品菊、悬崖菊、花园小菊等各类菊花争奇斗艳,为游客展示了一场菊花盛宴。

来到公园的中心广场,一座巨型灯笼造型的花坛瞬间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灯笼上祝福祖国的字样格外醒目,这是对祖国最深情的祝福,也是对祖国最崇高的敬意。

下方的花坛,红、黄两色菊花交织成太阳花的图案,热烈而奔放。红菊花似晨曦中的朝霞,馥郁浮动,婀娜多姿;金黄色的菊花如金灿灿的阳光,铺满了整个花坛,温暖而明亮,给人带来无尽的希望与力量。红、橙、黄、紫各色菊花点缀其间,将五彩斑斓的菊花展现在我们眼前。抬头望去,永祚寺中的双塔高耸于花坛之中,将古晋阳八景之一的“双塔凌霄”与菊展完美融合,美不胜收!

沿着蜿蜒的小径,我浏览了“华韵菊影·雅境新章”“菊韵龙城·绮梦绽放”“菊舞古建·韵动龙城”等花坛,造型别致、古朴典雅,真是一场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。

花坛中的菊花更是千姿百态,每一朵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姿。它们有的龙飞凤舞;有的亭亭玉立;有的小巧玲珑;有的像火焰一般热烈;有的如月夜般静谧;有的像羽毛般轻柔。悬崖菊格外引人注目。有的悬崖菊似平地高耸的悬崖陡壁,形态独特;有的像一道飞瀑,从花架上飞泻而下,喷珠溅玉;有的如一道道静态的波峰浪谷,彰显着大海的波涛汹涌;还有各种形态的盆景悬崖菊,在展架上展示着仪态万千的花姿,格调高雅,充满了诗情画意。

参观完双塔公园的菊展,我不由吟咏陈毅元帅的诗句:“秋菊能傲霜,风霜重重恶。本性能耐寒,风霜其奈何?”这场菊展,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,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

岁月留痕



被遗忘的长途电话

范德峰文/图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,大伯在位于东北克山县陆军医院当医生,爷爷要送伯母去团聚。父亲在太原工作,便带着爷爷和伯母到电信局长途电话,接通后需经北京话务员中转:“克山、克山,太原说你爸带你媳妇近日来见你,确定几号能接站?”“太原、太原,克山说部队正在换防,确定了牡丹江驻地,再写信告知接站的事。”爷爷和伯母只好先返回,又等了十天半个月才前往黑龙江。

上世纪60年代,父亲赴蒙古参与援外建设,每年4月至10月在乌兰巴托工地,母亲带着家人在太原,夫妻只能通过写信取得联系。一封书信往返需十几二十天。那时两人刚结婚不久,想打长途电话说几句体己话,可1500多公里的距离加上国境线阻隔,家里没电话,去电信局咨询也没有这项业务,只能作罢。

上世纪70年代,爷爷在洪洞县小河村逝世,奶奶派村里人到太原报信,偏偏父亲正在外地出差。母亲赶到父亲所在的山西省建设厅,辗转打了好几个长途电话才联系上父亲,让他直接回故乡奔丧。那时想通知出差在外的人回乡料理丧事,难度极大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父母家装上第一部私人电话。初装费近5000元,通话费按时间另算,但总比没电话方便。此后,父亲

每个月多了一件事,去附近的电信营业厅交电话费,费用包含号码的固定费和通话费。好在上世纪90年代起工资上涨,这笔开支负担得起,只是若未按时足额交费,电话会被停机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家也装了电话。恰逢教师节优惠活动,花了3500元,比父母家装时省了一千多元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、90年代初,太原极少数人能随时随地打长途,用的是俗称“大哥大”的移动电话。据说太原第一批大哥大售价2.8万元至3万元,而当时普通人月收入仅一两百元,“腰别BP机,手举大哥大”成了少数人的“顶配”。1998年全国BP机用户超6000万,我却始终没买过,不管是数字显示还是汉字显示的都没入手。

2000年,大小适中、价格亲民的诺基亚、摩托罗拉手机兴起,“大哥大”、BP机逐渐被淘汰。2003年,我买了一部灰色小诺基亚手机,因其收发短信功能强大,此后几乎不再打长途电话。2010年后,智能手机普及,微信时代来临,我从低像素、低存储的手机用起,2020年换了像素高、存储量大的手机,基本能满足各类需求。如今在微信上和省外、国外的人打视频电话,只要有WiFi或足够流量便轻松实现,“长途电话”这个词,早已渐渐被遗忘。